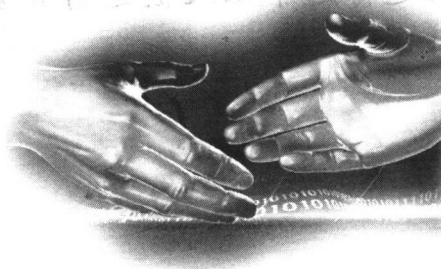


不朽的人

〔美〕J·E·冈恩



内 容 简 介

大富豪布拉杜赫因飞机失事，生命垂危，医生为他输血，谁知奇迹发生了，布拉杜赫不但起死回生，而且返老还童了。原来他输了一个汽车工人的血，这种神奇的血液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特殊效能。布拉杜赫为了长期地掠夺财富，要利用这个工人的血，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最后大富豪逼得这个工人被迫离开爱侣，到处逃亡.....



衰老的伤号和漂亮的妻子

首都医院急诊室的进口处，一辆急救车猛然地刹住了，尖厉的喇叭声扰乱了医院的宁静。

一个穿白衫的助理护士从急救车后门跳了下来，回转身从车上抬下一副担架。

担架上的人被白床单严严实实地盖着，只露出一张老人的脸孔。他两眼紧闭，似乎已经死去，只是床单偶尔的轻微颤动，显示出他还活着。他满头白发，虽然某些地方染着锈红色的血污，但不难看出，那是精心修剪过的，一般老人是做不到的。

助理护士和助理医生把担架安放在一辆医院的床车上，沿着医院的长廊朝电梯推去。

电梯的门旁，早有护士站在那儿等着，待床车推入后，护士按动了电梯的按钮，一直把病人送到医院的顶楼，而后把那老人抬上了一张病床。

拉塞尔·皮尔斯医生是老年病医学专家，他迅速检查了病人的伤情，然后抬起头来对站在一旁的护士说：“需要输一品脱血。”

护士问：“医生，输血……”

“这老头大脑受了震荡。”

“医生，这老头儿是佐顿·布拉杜赫。护士略带一种庆幸而又傲慢的口吻说。

皮尔斯医生是个中年人，淡茶色的头发，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崇高的职业道德。护士的话显然带了一种情绪，这给了他一种莫名的感觉。然而他还是固执地眨了一下眼睛：“不管什么人，总得活命吧，照你的意思，他不该活吗？”

护士赶忙说道：“该活，医生。”

在护士递给他的一份表格上，皮尔斯医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

护士点点头说：“是的，医生。”

五分钟后，一份要求提取一品脱血浆的申请被送到了二楼的血库。血库的专家是一

位精力充沛的女性 接到这份申请后 她迅速地赶到了顶楼 从老人的血管里 抽出了 5 毫升血样。然后又立即回到了她的工作台，迅速地检查出血样的血型，然后她在一张 8 时半乘 11 时印好的表格上 记下了病者姓名、日期、病房、医生、……血型 :O、Rh 因子 阴性。

这一切做完之后 她旋即打开了右边冰箱的门 经过一番仔细查看之后 从第二格陈列的瓶子中选出了一瓶血浆。随后 又把献血者的姓名、瓶号、血型和 Rh 因子转抄在那张表格上。

紧接着，她开始进行两种血样的试验检查。她首先为两种血样做主要的检验，将一滴供血人的血清 滴进病人的血样中 再用离心机分离之后 若血球仍是完好均匀的混悬圆型体 则证明血样适合 然后再将一滴病人的血清 混进供血者的血样中。这样就能完成了次要的检查。

试验完毕 专家在处方上签了字 随即打电话让值班护士来取 并在一张红框标签上写下了一行字：

此血供给病人佐顿 布拉杜赫。9—4 病房 805 号

护士到来时，专家早已把标签贴在了血浆瓶上。

一直沉默不语的血库专家 这时抬起头来问道：“佐顿·布拉杜赫？”

护士一脸严肃神色 点头道：“是的 他快要死了。”

她们本能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那是一种对预感的一切都有了如指掌的默契，又带有一种离去时的飘然与空灵。

金属的 T 字架上，清澈的盐水溶液和深色的血浆瓶并排倒挂在那里，悬着的两条塑料管被一个玻璃的 Y 形接合器接合成一条，再往下便是一个透明的过滤器和一支 20 号针头。

现在管子里都充溢着滴液 整个病房里很静 皮尔斯医生寻找到血管之后 用酒精碘酒擦拭病人的皮肤，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又往里一推。皮尔斯医生向护士点头示意之后 护士将血浆下面的夹子轻巧地松开 盐水溶液开始迅速变红 稍有停顿后 她又谨慎地松开了下面的夹子，血液顺着透明的管子慢慢流进了老人的血管里。

血液滴着、流着。

护士又松了松夹子 血液流动得更快了。

“他怎样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皮尔斯慢慢抬起头来，一个体态丰腴、年约三十、皮肤白皙的女人不知何时站在了他

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那华美合身的衣服，衬托出她丰满诱人的身段，头上的绷带与她乌黑的头发形成鲜明的对照，再配上那青春魅力的脸庞，有一种令人销魂的味道。

“这不关你的事。”

“我是他太太。”女人指着病床上的老人。

皮尔斯狐疑的目光将她又审视了一番，然后又一直移到病床上的老人，最后又落在了女人身上。

“我是佐顿·布拉杜赫太太。”她又重复了一遍，“他怎样了？”

皮尔斯毫无反应，仍忙着自己的事情。他用听诊器听了一会儿布拉杜赫的心脏，又拿过透明的塑料氧气罩，罩在布拉杜赫脸上，然后又熟练地校准了氧气筒的输送装置，把氧气输进一条直通病人鼻孔的管子。

非常负责的皮尔斯又拿起了挂在病人床脚的医疗记录表，开始在上面记录下诊断的情况。布拉杜赫太太面对皮尔斯的无动于衷，丝毫没有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等着。

皮尔斯又再次检查了一番布拉杜赫。然后定睛看着悬挂在丁字架上的两个品脱瓶，直到最后一滴深红的血流进了病人的身体。

“现在，布拉杜赫太太，我们走吧。”皮尔斯终于对女人说道，然而又似乎放不下心，临走又嘱咐护士道：“好好看着，最好还是用纱布绑住他的手腕，免得发生意外，有什么情况，到楼下叫我。”

说完两人走了出去，皮尔斯医生用一种略微哀怜而又肯定的语气，低声地说：“布拉杜赫太太，请原谅我刚才的怠慢，我只不过是想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而已，我非常遗憾，你先生……他很快就要死了。”

女人并没有显示出悲哀，态度模糊地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还给他输血呢？”

皮尔斯医生像回答护士一样回答了女人的提问：“布拉杜赫太太，这是我的工作。您知道，作为医生，职责就是让病人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虽然输血并不能阻止他的死亡，但毕竟有所帮助，说不定还会出现什么奇迹呢，布拉杜赫太太，您认为呢？”

女人的脸上说不出是喜是忧，只是低着头望着地板：“如此说来，他是必死无疑了？”

“是的，布拉杜赫太太。照我的诊断，他的身体其实早就垮了，即使不发生这次意外，几个月后，他的病情也会日益严重，看来，以前他一直是靠药品和意志力支撑着的，而这次失事，虽说伤得并不严重，但无形中加速了他的死亡！”

女人抬起头，似乎先前的阴影还没有抹去，经皮尔斯一提，又重新回来了。

难忘的回忆



浓密的云团中，一架喷气飞机呼啸而过，把云层搅得更加紊乱。这样仍嫌不够，又在更远的后边，抛下两行路轨一样的白色尾流，给向往天空的人以无穷的遐想。

然而浩瀚无垠的天空似乎对此不屑一顾，只轻轻一抹，那留下的痕迹，那些白色的气流，便开始慢慢消失。

飞机亮洁的机身，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机身一侧，显出几个黑色的字母，拼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布拉杜赫”。而在名字的四周，显然带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用几道椭圆形的线条重重圈起，好像古代的城堡，有层层壕沟围护着。

机舱内虽然驾驶员的座位与普通的飞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乱七八糟地布满了标尺盘、各种仪表和控制器，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都穿着飞行员制服、戴着有耳机的帽子。然而这并不是普通飞机的座舱，它除了在驾驶舱里有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之外，最大的区别，还在驾驶舱的后边。

后边是一间宽大的休息室，里面有着豪华酒吧和舒适的座椅，可同时供十几个人使用。在中央稍后的地方，放着一个坐卧两用的特制软床，上面铺着丝绸床罩，看上去相当舒适。

隔着休息室，就是主要的起居间，一张洁净的长木桌在中央摆放着，与两边的椅子形成一种规矩的方阵。或许是为了安全，这些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在起居间的前端，一块颜色鲜亮的控制板牢牢地镶嵌在一张桌子上，上面有好几排按钮和仪表。上方则有四个小型电视屏幕。对面则是一张高背皮椅。这一切完整地形成整个座舱的格局。

然而在这敞亮、讲究、充满皮革、毛衣和香水浓郁气味的座舱里，却有一股淡淡的收敛剂药味和一种老年人迟暮之年所特有的味儿。

此时佐顿·布拉杜赫这个偌大空间的主宰，正坐在控制板前的皮椅上。那副衰老之态在高大椅背的遮护下，慢慢地集聚到垂在扶手外边那双干瘦老皱的手上。而坐在他身后的妻子，看上去却只有三十来岁光景，年轻漂亮，乌黑的头发、丰满柔软的身子，处处显

示出动人的诱惑。或许是闲得无聊，她正在漫不经心地修饰着指甲。

老人用手动了一下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座舱内所有窗子的厚窗帘立即合拢了，舱里顿时变暗了，只有舱顶灯和控制板上一个电视屏幕中闪烁的白光，在座舱内投射下一层幽暗的光线。

一个年约四十岁、生意人打扮的男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随意地坐在一张桌子上，正慢条斯理地翻看一本小册子，大声又装模作样地念着：“横贯全球火箭还在提供控股股票，但我拿不准是否要买入。”

“艾尔金 把话讲明白些 我们到底该买不该买呢？”布拉杜赫用很不耐烦的命令式口气对着屏幕上的人大声嚷叫着。然而，他的声音，却像那双垂在扶手上的老手一样，有些单薄和颤抖。

“布拉杜赫先生 请原谅。”屏幕里的艾尔金有些惶恐起来，“我……”

“该买还是不该买？”布拉杜赫很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次。

屏幕上的男人，用眼睛偷偷瞥了布拉杜赫一眼，又赶忙低下来，语气有些犹豫，囁囁着：“不 先生 我们……不该买入。阿拉斯加的石油我们买入时三块半 现在升到四块半了，……公司在冬季会停业购进……”皮椅上的老人很不耐烦地听着，用干瘦的老手关掉了控制板上的电钮，声道系统立即停止了运作，屏幕上的艾尔金还在徒劳地念着。

布拉杜赫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瓶药丸，吃了两颗下去，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蠢猪！”

一旁的珍纳特·布拉杜赫 也就是布拉杜赫夫人 悻悻地说道：“简直奇怪极了 都是些低能儿 怎么没把你给闷死。”

“他们全是些草包！”布拉杜赫咆哮起来。

“也许除了你吧？”她加上一句。

听着珍纳特的嘲讽，布拉杜赫一时无语，静寂的座舱里，只有老人呼呼的喘气声和珍纳特刺耳的锉指甲声。

布拉杜赫搜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理由：

“锉 锉 如果你一定要锉 到休息室去好了 真令人头痛！”

屏幕上的男子还在继续无声地念着。

珍纳特冷笑了一下，岔开了话题：“那人也够累的 你怎么不让他停下呢？”

布拉杜赫对此不屑一顾，只是把皮椅旋转了过来，直直地望着他年轻的太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早已习惯了这样，他早已是自己王国法律的制定者。在他自己的王国

里，有着独立的法制体系以及同政府的对应关系，他支配着自己王国的官员，就如同一个孩子对待自己的玩具，随心所欲。如今他虽然进入垂暮之年，两眼凹陷、满脸皱纹，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这种权力欲的满足。面对年龄的增长，以及死亡的迫近，他没有一点投降的念头，他以一种畸形的信心，满怀希望地使用着他手中一切可利用的武器，来同他的敌人作战。

“到 20 分钟时 我会告诉他的。”布拉杜赫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然而这句话刚刚说完，机舱便开始倾斜，布拉杜赫不得不用他那双苍老的手紧紧握住皮椅的扶手。

“怎么搞的……”布拉杜赫刚来得及说完这句话，飞机又急剧俯冲而下，布拉杜赫一时难以应付。

年轻的珍纳特，对于飞机的突然晃动，以极其自然的心态去对待。虽然第二次急剧的摇摆差点把她从椅子上抛下来，但她仍然十分镇定。

瞅准了空隙，布拉杜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电钮，另一幅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前边驾驶舱里的驾驶员和副驾驶模糊的面孔，待焦距校准后，只见驾驶员和副驾驶正在千方百计地同飞机的剧烈波动做着斗争。两人不停地动动这里，又动动那里……

“我给你们讲过不止几十次了。”布拉杜赫怒气冲冲地连吼带骂道：“发现狂风 就赶快绕道避开嘛！”

“先生 这不是狂风啊！”驾驶员辩解道。

“很可能是电气方面出了毛病 我想你和布拉杜赫太太 得系上安全带了 我想……”

“我不需要任何解释！”布拉杜赫说：

“能搞好吗？”

“我想能吧。”驾驶员答道。

“那就搞好它！”

驾驶舱里两个人忙碌着他们的调整工作，过了一会儿，机身的倾斜稍微缓和了些，驾驶员也得以腾出时间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见他涨红的脸，对着他的副手嚷了起来：“搞好它！”他用布拉杜赫的口气重复了一次这句话。

“总有一天……”他恢复了自己的声音继续说。

起居间里，布拉杜赫和他太太已系上了安全带，飞机还没有平稳下来，也不便干其他的事，只好盯着面前的两个屏幕看着，艾尔金的口还在不停地翕动着，然而没有声音，但是驾驶员的每一句话，却异常得清楚。

“总有一天，驾驶员说，我要在雷达屏幕上找一处大旋风，然后我就笔直飞进去，让那老鬼尝尝从未试过的滋味……”

他想继续说下去，然而飞机的一个侧斜打断了他的话，他不得不赶紧去握住方向盘。

珍纳特料定布拉杜赫听了这话一定会雷霆大怒，便抬头望了他一眼，想看一看他的反应。然而不料布拉杜赫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就是权力，就是当某些人想对你唠叨不停时，你可以把他们赶开，当他们不想被人听见时，能听到他们所讲的一切，权力啊，就如古语所说的‘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呀！”

珍纳特望着得意忘形的布拉杜赫，忽然地联想到了自己，便冷不丁地问道：“那么你对我也采用这种方式来侦察的啦！”

布拉杜赫没去理睬珍纳特的问话，只是将珍纳特的手暧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用他的拇指，来回轻轻地摩挲着她那柔滑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体验和享受着权力所带给他的刺激。因为在他看来，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权力的获得，包括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一切都是他一生所在追求的，所以他必须去充分地利用它、保住它。然而他却无痛惜地感到：自己的青春早已离他远去了，在这个女人身上，再也引不起他对往日情欲的回忆，而只是对青春的由衷怀念。

他略微停了停说道：“别说傻话，在你面前，我是那种人吗？你尽管去和别的男人说好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布拉杜赫的手还在不停地抚摸着，珍纳特眼看着他那双枯朽的手掌，觉得那只手早已不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了，心里厌烦之极，于是她毫不动情地说道：“哼，有时我觉得，你很欣赏被人讨厌！”

布拉杜赫尽量让自己的冷酷蔓延开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许多人总想讨人喜欢，这是一种恶习，只有弱者才情愿如此，然而在我这里，我只要求服从。”

突然，头顶上的灯光闪晃起来，电视屏幕也突然熄灭了。随后又闪亮了一下，但又马上完全地熄灭了。飞机失去了平衡，开始迅猛地下坠，座舱里一切都乱了套，纸片撒满了一地，铅笔、水杯……也到处乱撞着。

“他妈的！”布拉杜赫怒不可遏，“怎么回事！”

然而飞机俯冲的角度变得越来越大，悲鸣呜咽的声响早已淹没了布拉杜赫的怒骂声，座舱里漆黑一片，只是偶尔从机窗的厚窗帘里透进来一线闪动着的阳光。

正在布拉杜赫提心吊胆之时，头顶上的灯光又开始重新闪亮起来，布拉杜赫用颤抖的手指按住了控制板上的电钮，电视荧光屏上又出现了驾驶员的身影，紧急之下，他们早

已失去了理智，正在盲目而狂乱地扳弄着操纵装置。

“你们在搞什么鬼！”布拉杜赫声音颤抖着骂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驾驶员的话可能因为电流衰弱的缘故，传到座舱时，早已不清楚了：

“……不能……出了什么事……全部电气系统……失控……尝试……迫降着陆……”

布拉杜赫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攀住座椅的扶手，因为安全带已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眼看有把他甩出去的可能。他感觉头越来越大，耳朵里响起一种刺耳的轰鸣，伴着飞机那愈来愈响的呜咽一同下坠。

然而坐在布拉杜赫身旁的珍纳特，却没有像他那样紧张，或许她体验到这是一种完美、一种即将摆脱束缚、掌握自由的舒畅。她正在不成调地哼唱着歌。

布拉杜赫坐在皮椅上，两眼发直，现在他已来不及思考。然而，他却本能地感到，这个世界正在慢慢而又是迅速地脱离他的控制。他的脸孔因为惊吓变了形，满脸的折皱，也掩不住那种在劫难逃的恐惧。

或许……

然而，毕竟他已是85岁了，死亡之气就像雷电一般，迅速地覆盖上来……

到了这会儿，珍纳特结束了她的回忆，在她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狂喜，而她的语气却有些伤感：“多么令人伤心，真是太令人伤心啦！他有那么多钱，却无法买得到他最需要的东西。”

“你会得到多少遗产？”皮尔斯加上一句。

“只不过一点罢了，也许是1500万吧，可是我的青春全耗在了里面，我应该是值全部的啊！”

皮尔斯目送着这个女人慢慢离去，也真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她的幸福、青春，难道能用布拉杜赫的钱所能买到的吗？

他回到病房，又重新检查起布拉杜赫的情况，当他听病人的脉搏时，差一点惊奇地叫了起来。

护士正在准备把输血设备推出病房，皮尔斯赶忙止住了她，他把那装血浆的瓶子从T字架上取下，倒转过来，看那瓶子上的标签：

血型：O、Rh 因子 阴性

供血人 李察·宾

皮尔斯把瓶子又挂回到架上去了。



试车场上的小伙子

从很陡的斜路里，一辆跑车猛地冲出，在一处泥堆上着地，由于猛烈的撞击，车轴弹簧被压缩到极限。一时间，跑车着地时的轰然巨响终于淹没了发动机的吼叫声，尘土四处飞扬。在反弹力的作用下，跑车瞬时被反弹起来，随即又停住了。等车子扭正过来，车胎早已深深冲进了泥堆，恢复了正常，车子又跃起飞快地向前冲去。

此时一个戴着试车驾驶员头盔、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正坐在跑车里，当他试着再次去操纵驾驶盘，检验油门的敏感度，而感觉一切正常时，他禁不住为车子的优良性能和自己熟练的驾驶技术咧嘴笑了。

车路现在进入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地带。就在这时，跑车急速拐了个弯，整个车子的后半部分悬空转着，把泥土甩了出来，然后车子短暂地前后挫了一下，又再次向泥路的中央驶去，场面颇为惊险。然而车中的驾驶员看上去却是胸有成竹、信心十足。

前边又出现了一条向一侧倾斜的路面，车子不得不用一侧的车轮行驶，看起来随时有翻车的危险。然而好长时间，跑车继续以左边一侧的轮子飞驰着，好一阵才砰然作响地恢复了平衡。小伙子又自豪地笑了。

虽然这只是一次试车，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已不是一单纯的性能试车了，其中的蕴义早已远远超过于此，可以说，在大多数条件下，它已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而小伙子的镇定、娴熟又似乎在说：“我在这儿，任你来考验吧。请你施展一切来摧毁我吧。我将以我的成功证明，我是永远不会害怕的。”

路上所有的障碍就这样被小伙子一个个克服了。

另一个小伙子，正在几百码外一间有波纹铁皮顶的车库里细致地观察着跑车的性能表演，并不时地在夹纸板上记录下有关数据。

他的工作服是一件白色的罩衫，然而却像飞机上的标记一样，在他衣服的背后，也同样用椭圆圈着一个名字：“布拉杜赫”。其实他的名字叫祖·卢比兹。

顺着窗台望去，在那突出的地方，放置了一台计算机和一个电话，而在窗台下，则有

一个鲜亮的告示牌，上面写着：

“ 布拉杜赫试车场——不准入内！”

离开试车场的跑车，开始驶到离车库不远地方的一条漆了一道白线的沥青跑道上
去，当跑车在白线前停住，向车库前的另一道白线冲去时，卢比兹拿起了一个秒表，开始
计算跑车的最后路程的时速。

几秒钟后，当尖厉刺耳的声响慢慢降下来后，跑车开始调转车头，并在车库前停了
下来。驾驶员解开了他的安全带，又将头盔摘下来，然后打开车门，走出车来尽情地舒展他
那绷得紧紧的肌肉。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长得极“帅”的男子。身体不仅健美结
实，而且浑身上下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活力，哪怕是静止站立，也似乎是人类生命精华的特
意惠顾。可以说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虽说看上去他大约是在 25 岁
到 30 岁之间的样子，然而他的清纯之中却含着一丝老练，那宽阔的眉宇之间和微笑的唇
边，包含了一种极其清醒冷静的深沉，一种对人生所见甚广、所知甚多的涵蕴。在他人生
的这个阶段，似乎有一种超越死亡的真实，总之他是让人羡慕的。

他潇洒地将手套脱了下来。

“ 李察·宾 我给你计了时，七秒！”卢比兹对驾驶员说。

李察·宾微笑着：“祖 我的最后时速是不是达到 85 英里啦！”

“ 每小时 85 英里 用了七秒！”卢比兹说。

“ 嘿 宾 看来这宝贝通过啦！”

李察·宾似乎并不满足于此，走到跑车的车盖前，把它打开，水蒸气从引擎冷却器的
盖子下冒出来，由于每一个细微的缺点，都将会对其他的部件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他的眼
光极其挑剔，在对引擎等进行了一番细致观察后他对祖·卢比兹说道：“说实在的，它还
是有些热 另外转弯时，它有滑行太多的倾向 我们……”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看看手表，嘴里禁不住“哎哟”了一声：“糟糕，约好了六点去西妮
维亚那儿……”

“ 别着急，你忘了她，她可没有忘记你啊！”卢比兹打趣地说：“你在外边试车时，她已
经来过电话了。噢，对了，她还给你留下了一个‘重要指示’。”

李察·宾合上了车盖，问道：“什么指示？”

“ 这可是需要付钱的啊！”卢比兹继续开着玩笑，“或者请客！”

李察·宾假装不耐烦的样子说：“祖，我答应你就是了，别再浪费时间了。”

卢比兹高兴地说：“这还差不多，”便赶忙去寻找那张纸条，并高声叫道：“李察·宾，听着。”

李察·宾被卢比兹逗乐了：“我听着呢。”

卢比兹模仿西妮维亚的声音开始念了起来：“亲爱的宾，”因为想你，我的肚子早已空了。因此急需补充一些营养，譬如一瓶番茄酱、一份七角半的希腊橄榄，另外可再来一块叙利亚面包，假如这些你都能办到，我会因为你的殷勤而更加爱你，你的西妮维亚。

“叙利亚面包？”

“也许是西西里面包吧？”

李察·宾把那张纸条从卢比兹手中抢了过来，说：

“我最好先去找找叙利亚面包。”

卢比兹笑着说：“如果你讨了她作老婆，说不定她就会停止再开这种稀奇古怪的菜单了。”

李察·宾会心一笑：“谁要她停止呢，让她尽管开好了。我说，祖，咱们还是赶路吧！”

卢比兹是个中等身材的青年，年纪比李察·宾稍大一些，为人善良、正直、又很幽默，只见他绕着跑车跑了一圈，走到载人的一边，用手拍了拍车顶。

他忽然有些神秘地放低了声音对李察·宾说道：“宾，我要告诉你一件秘密，哎，你猜，你知道我听说了什么吗？你不知道吧，老家伙布拉杜赫亲自要飞到这里来，说是开什么大会议。宾，以你的估计，你说他会不会到我们这儿来，亲自看看试制的新车呢？”

李察·宾一边钻进车里，一边摇头：“祖，不要想得那么幼稚，我想他不会来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我们这儿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股票报告书上的某些小数目罢了。”

卢比兹坐到他身旁，有些疑惑：“真的吗？现在听说他大概要停止买进‘芝加哥’了。”



突如其来的消息

餐桌上，是一些吃剩下的番茄酱、希腊橄榄、叙利亚面包，当然还有别的菜以及几个碟子和两只咖啡杯，很显然，晚饭已经吃完了，只留下两根蜡烛还在那儿燃烧着。

离这儿不远是壁炉，它似乎懂得两位主人的心情，壁炉里的火正在熊熊地冒着火苗，火势很旺。再靠前，便是一张考究、舒适的沙发。然而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坐在那上面，年轻、苗条而又美丽的西妮维亚此时正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沙发，脚伸向壁炉。她虽然没有李察·宾身上那种充溢着刚健的生命之美，然而她的美丽却带着一种似乎一碰即碎的柔弱美。她身上淡淡的清香，在整个房间里，被烘托得缠绵无限，令人销魂。李察·宾伸直了双脚躺在沙发旁，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这是一种饱餐之后的安逸，是一种在温暖的炉火陪伴下，在女性所制造的温柔乡里的尽情享受舒适，是一种男人梦寐以求的梦境。

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中，都为拥有这样的夜晚而感欣慰。西妮维亚动了动胳膊，手碰到了李察·宾搭在沙发上的外套，摸摸索索，西妮维亚便从他外套的内衣袋子里，掏出了一个皮夹子，慢慢打开，开始翻看里面的东西。按着顺序，先是一张信用卡，随后是一张李察·宾的相片和写着他名字的“布拉杜赫汽车厂”试车驾驶员的通行证。此外还有一张卖血卡……

“有什么东西引起你的兴趣吗？”李察·宾问道。

西妮维亚把食指竖在嘴的前方中央位置，“嘘——”了一声，而后轻轻说道：“别出声！然而过了一会，她自己却有些忍不住了，“宾，你猜我这样做是为什么吗？”

李察·宾默不作声，因为他知道自己不用说，她也会告诉他的。

“告诉你吧，”西妮维亚继续说道：“我正在满足一种我长期忍着的冲动呢。我记得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了我爸爸放在桌子上的皮夹子，我正想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时，皮夹子被爸爸拿走了，并警告我以后不许这样。我当时很委屈，所以长大以后，就总想着去翻翻人家的皮夹子，我自己也知道不对，可总有这样的念头，有时我就想，我确实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现在不怕了？”李察·宾想逗一逗她。

“还有一点。”

“怕什么？我又不是你爸爸。”李察·宾安慰她。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李察·宾抬起手来，想要回皮夹子，然而西妮维亚却把它拿开了，又觉得似乎这还不够，便用皮夹子轻轻拍了拍李察·宾的鼻子，还装出一副气哼哼的样子。李察·宾没有办法，只好扮了个鬼脸，任由自己的手垂落在她的腰际。

李察·宾假装自己受到了冷落，很有些生气地说道：“我也有一些冲动是需要满足的啊。”

西妮维亚装作不明白的样子：“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啊，别就只是为了这些才想跟我结婚的吧？”

“这些？你指的是什么？除了你是个非常好的厨师，还是一个很可爱的、聪明伶俐的、美丽的……”

西妮维亚连连点着头，然而李察·宾却猛然地打住了，

西妮维亚连忙问道：“没了？”

“差不多了。”他耸耸肩说。

“色鬼，”西妮维亚喃喃地骂了声。然而又忍不住地伏下身去吻他。李察·宾伸出手来，去轻轻触摸她那柔软、散发着芳香的秀发。

等西妮维亚直起身后，便又继续翻弄着他的皮夹子，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可就在同时，她突然停了下来，一张装在皮夹的塑料膜里的照片深深地吸引了她。她从来没有看过这张照片，李察·宾似乎从来没有拿出来过，照片上有一对年纪大约有七十多岁的夫妇，看上去很幸福、很快乐。李察·宾站在两人中间，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这是你的父母吧？”西妮维亚问。

李察·宾点了点头。

“这张照片拍了有多少年了？”她继续问道。

李察·宾回想了一下，慢慢说道：“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是 10 年前拍的……让我再想想，他们大约是八年前去世的，照这样推测的话，那这张照片至少有 10 年的历史了。”

“10 年？”西妮维亚反复轻语了几次，看来这里面有一些疑点她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她又指着照片中的李察·宾对他说：“可你看起来好像就根本没有改变。”

李察·宾把她的手拉下来看照片，不无惊奇地说：“这倒是事实。”

他不明白地问西妮维亚：“你说怪不怪，我好像越活越年轻了。”

“别说你胖你就喘，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不是也很年轻吗？”

“你老了，我还不要呢！”李察·宾逗她道。

“臭美，你，你以为我想嫁给你啊，别做梦了。”

李察·宾忽然翻过身来，把西妮维亚一下子抱在了怀里，用手刮着她的鼻子，连连问道：“嫁不嫁？你说，你嫁不嫁？”

西妮维亚被他“折磨”得够呛，然而嘴里还是不服软，口气挺坚决地说：“不嫁，就是不嫁……”

李察·宾见此招不行，便去吻她的前额、眼睛、嘴唇……然后看着她。

“嫁！”她很温柔地应了一声。

李察·宾还想要去吻她。这时收音机里突然传出播音员的声音：“各位听众，现在是新闻广播时间，今天本台将播送一个重要的新闻。佐顿·布拉杜赫乘坐的飞机不幸失事，失事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佐顿·布拉杜赫，是我国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他的企业遍及全国主要城市。当然也拥有本城的主要工业，其中就包括布拉杜赫汽车厂。”

“四小时以前，布拉杜赫乘坐的私人飞机突然失事，在市郊被迫降落。布拉杜赫本人受了重伤，驾驶员和副驾驶员，以及同机的布拉杜赫太太只受了轻微的撞伤。”

“下面请听来自医生拉塞尔·皮尔斯博士的最新消息，他说布拉杜赫目前还处在危险期中，”

“请继续收听，我们将会播送更多有关他的消息。”

听着听着，李察·宾不由得坐了起来，因为所有死亡的通告都搅扰着他、刺激着他，这倒并不是说，李察·宾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他所选择的试车员职业就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更为主要的，他天生有一种非常敏感的痛点，每每因别人的死亡或接近死亡，都会引起他长久的伤感，他父母去世之后，为了从忧伤之中让自己摆脱出来，他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当他确信自己已经克服忧伤之后，便很不愿意再轻易地触动。如今当他听到布拉杜赫的消息，不由得又勾起了这种情绪。

然而在李察·宾的头脑里，布拉杜赫好像是永远不会死的。事实上他也非常清楚这个亿万富豪，如同其他人一样，迟早也是要死的。但他却没有料到，他会死于飞机失事！有时他会突然想到，布拉杜赫应该像帝王一样，安然死去。

“宾，你见过那个人吗？”西妮维亚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

李察·宾摇摇头说：“在布拉杜赫王国里，我仅仅是他的一小部分而已，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小鱼罢了。我想他对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而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是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我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一份我喜欢的工作，他知道不知道，对我都是一样的。”

忽然李察·宾似乎有了某种新奇的想法，轻轻地说：“我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



奇迹之谜

那个躺在医院顶楼套间病床上的老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睁开眼睛的。他只觉在眼前摇来晃去的，有一个塑料帐子，更远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模糊不清，且又瞬时消失，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便又闭上了眼睛。

护士正精心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在病房里来回走动，却没有留意到老人的变化。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人再次睁开双眼。当然这一次他已不满足于只是看看而已，他觉得自己开始有能力使身体活动一下。于是他试着用舌头舔舔焦干的嘴唇，试着去活动一下自己的手。然而令他迷惑的是，他的两只手怎么也动弹不得，他正在纳闷是不是自己气力不够，但又立即推翻了它，便试着再次去伸展一下。这一次他才终于明白，他的双手原来是被捆绑起来了。当这种意识进入他的意念中，他立即想起了自己的地位、身份以及目前所遭受的境遇，一种平常所惯有的愤怒立刻浮现在他的脸上。此时除了想挣开它，他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于是老人便开始固执地集聚自己的力量，用右手猛地扯那捆绑着他的绷带，不知是绷带不牢的原因，还是老人的力量太大，最后纱布竟被他拉断了。

这一次，老人带着局部成功的喜悦及疲劳，重新闭上眼睛。看起来他还有所期待，因为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又觉着那头顶上的塑料帐子碍手碍脚，把自己困在里面。他恨这东西，便慢慢举起手，一把抓住了那塑料帐，猛地一拉，塑料帐子给撕了下来。与此同时他的手也跌落下来瘫软在病床上。非常明显，这个简单的动作耗尽了他的气力。然而他却懂得，这是胜利！因为他一生都在追求着这种东西，为此而不惜一切。

等到皮尔斯早上来巡视病院时，布拉杜赫用一双阴沉的眼睛正盯着他。

护士走过来向皮尔斯解释道：“医生，真不可思议，这个病人讨厌得很，他一点也不老实，竟挣脱了双手，扯烂了帐子……”

“没关系，护士小姐。皮尔斯似乎是在安慰她，同时感到有些惊异：他是个不同寻常的老人嘛。”